

迷雾


马若水 著

MI WU
301

301

悬疑—来自记忆深处的恐惧
恐惧—301 房间的重重迷雾
迷雾—掩盖意想不到的结局

作家出版社



迷雾 301

马若水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雾 301/马若水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816 - 3

I. ①迷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2875 号

迷雾 301

作 者: 马若水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马 麟

插 图: 马 麟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230 千

印张: 18.25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816 - 3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目 录

楔 子 001

所有人都希望，生活中的那些恐怖都仅仅是个故事。不过人生漫漫，却很少是依照我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的，不排除哪天噩梦就会突然变成现实。

第一章 记忆深处的那个地方 003

窗外，一道道闪电的光束越来越宽阔，似乎竭力想更深地窥探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。天无可奈何地暗了，震耳欲聋的雷声也更加顽固地滚滚而来。

第二章 诡异的司机 012

奇怪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。苏檀正在急急地朝前走，那老头似乎被电了一下，就像即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刚才的那种逍遥般世外高人的感觉荡然无存。

第三章 一张变形的脸 023

这张照片苏檀似乎看见过，而且很熟悉，他的心猛地颤了一下，手一抖那照片竟掉在了地上。就在这一刻，只听“扑棱”一声，一只老猫飞快地叼起那张照片，钻到一个黑黑的洞里去。

第四章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033

没有人知道，就在苏檀几个人在车里谈话的时候，在不远处黑暗的角落里正蛰伏着一个人。他穿着黑色的雨衣，直挺挺地站着，整张脸隐没在雨衣里面。

第五章 这个警察有点儿冷 043

突然，苏檀睁开双眼，视线在屋中搜索着，他觉得有些异样，似乎闻到了一些什么。那是什么味道？这种感觉似有似无，他不能确定，或许应该是一种陌生人的气息。

第六章 黑屋淘宝 054

面前是一座老宅子，门是木头的，很大，院墙也很高。宅子虽然破旧，但可以看得出曾经的辉煌。就如同一个有所作为的老人，虽然人老了，但他那独有的气质依旧极具感染力。

第七章 三只眼睛 064

电梯门开了，一阵阴风吹进来，令他打了一个寒战。苏檀警惕地退了一步，小心看着前面。果然没有人，只是看见了一片漆黑。电梯门关闭后继续上行，突然，一阵铃声响起。

第八章 他说他在捉鬼 078

齐小杰顺着所指的方向望过去，看到了路中央确实徘徊着一个人形的影子。由于外面很黑，而且今晚的月亮又不十分明亮，他们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在那里游走。

第九章 驱邪童子 091

齐小杰听得云里雾里，突听那道士说这事到这就算完了，可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解。虽然他很怀疑这道士所说的话的可信度，权且只当故事去听。

第十章 阴谋 101

不出马若水所料，歌声在一个不容易发现的地方戛然而停止了。二人同时激动得颤抖了一下。他俩挺直了身子，竖起耳朵，静静地听着。这一刹那，时间仿佛就像冻住了的水。

第十一章 令人做噩梦的画 111

汽车转了一个弯，就看见站在一家店门口焦急等待着的那个中年男人。刘丫男停下车，给那人介绍了一下马若水。那人看见马若水后很吃惊，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。

第十二章 那张画的线索 122

苏檀紧紧地皱着眉头，他认识会爷，甚至就在几天前还见到过他，那天他正准备去派出所找张白净，在路边巧遇会爷。会爷的的确确是疯了。

第十三章 骗子也是人才 132

刘丫男绕到那道士前面，朝那道士所指的吉位看去，那是一家风水工作室，画室其实就在它隔壁。这家风水公司早就搬来了，可从搬来那天起，刘丫男就很少看见里面有人。

第十四章 额角上的伤疤 143

穿雨衣的女孩和那中年女人说了些什么，又转头朝苏檀微笑了一下，然后疾步走出了大门。经过苏檀身边的时候，她的头发被风吹起，苏檀看见了一道疤痕。

第十五章 无所顾忌 154

白天看那幢老楼都有些阴森恐怖，更别说晚上了，他的心开始发虚。如果真有鬼，自己一个人去估计有些应付不来，他得找个帮手，于是，就想到了刘丫男。

第十六章 承受不了的刺激 164

那咣当声又一次响起。这回那声音并不像上次那么突兀，有了心理准备也并不那么恐怖了。苏檀感觉声音是从楼下传来的。他打着手电，借着微弱的电光快步朝楼下走去。

第十七章 梦境与现实 175

齐小杰感到脖子有些酸疼，就低下头。可就在低头的一瞬间，他的下巴磕在了一个坚硬的物体上面。他紧张地向后挪挪身子，用手电照去。天啊，他看见了一张狰狞可怖的脸！

第十八章 暗室惊魂 186

齐小杰自称看见了鬼，所以没有勇气再进入那间屋子，无奈苏檀只得独自进去。苏檀无意中发现了一张照片，那照片是他在梦里无数次梦到的那张孩子的脸。

第十九章 他没来由的死 197

一股凉气从门缝里渗出来，冰凉刺骨，浑身是汗的马若水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他看见一张雪白的脸出现在门缝里。张白净看见了马若水，雪白的脸上挂出一丝微笑。

第二十章 残酷的回忆 207

她的动作很缓慢，似乎开锁需要很大的力气，而她的力气又很小，扭动钥匙的时候显得很吃力。苏檀一步步地接近她，他又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。

第二十一章 她漂亮得不像真的 217

那黑衣女人把挎包放在了茶几上，朝苏檀笑了笑，有些不自然地坐在椅子上。此时苏檀心中疑问颇多，他一步步迈进屋子，很大方地坐在那女人的另一边。

第二十二章 鬼上身 225

继广的伤势好多了，除了不能下床以外手脚都能动，但他还是不认识会爷。更可怕的是，继广的言谈举止甚至口音，都不像原来的继广了。

第二十三章 指甲的声音 233

住在新房子的第一晚，苏檀感到很安静，可能是因为地点偏僻，少有车辆经过的原因，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芦苇荡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蛙鸣。

第二十四章 被动的初吻 244

朱灰被他的话感动了，走上前去抬手摸了摸他瘦削的脸颊，紧接着将她那红红的嘴唇凑过去。苏檀有些紧张，而那张火一样的红唇已经吻到了他的面颊。

第二十五章 以毒攻毒 2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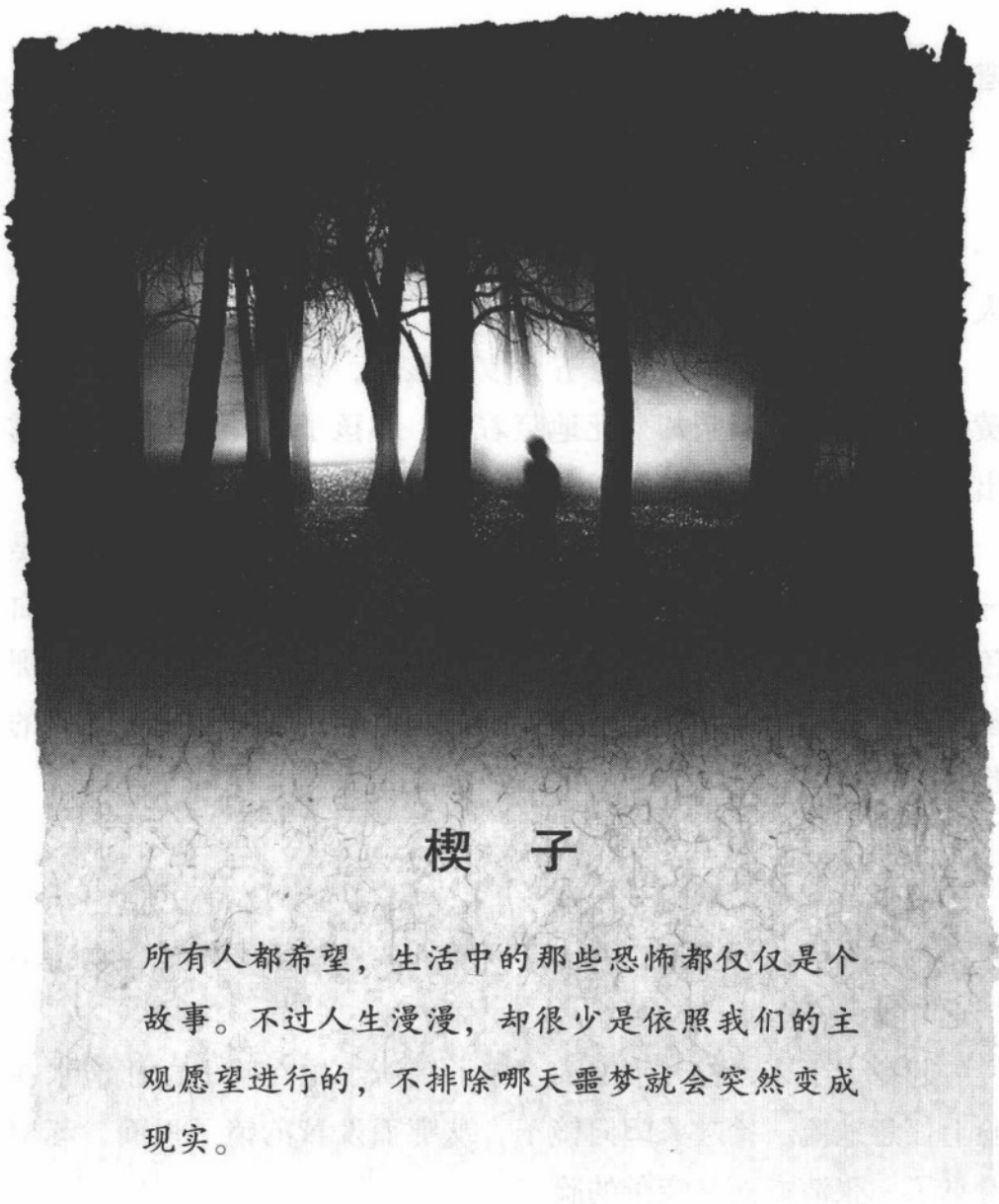
那鱼拼命地挣扎，但无力挣脱会爷有力的大手。一股暗红色的鲜血从鱼腹中淌出来，会爷赶紧把鱼尾巴提起，让鱼头朝下对准瓷碗。鲜血汨汨地顺着鱼嘴流到了碗里。

第二十六章 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263

突然，他像是电击一样直起身子，他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味道，那是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是他梦里的味道，是朱灰身上的味道，而这种味道的源头却是手里的这瓶洗发水。

第二十七章 原来是你 273

明媚的阳光照在街边光秃秃的树干上，树木的枝杈自由地伸展着。远处隐约传来阵阵的鞭炮声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。



楔子

所有人都希望，生活中的那些恐怖都仅仅是个故事。不过人生漫漫，却很少是依照我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的，不排除哪天噩梦就会突然变成现实。

所有人都希望，生活中的那些恐怖都仅仅是个故事。不过人生漫漫，却很少是依照我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的，不排除哪天噩梦就会突然变成现实。

步入现代，对人自身的研究使隐藏的恐怖进一步显现出来。在某种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无法忘记一些稀奇古怪的、反复出现的、能够使判断发生迷惑的、使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、使自我分裂或错位的東西。而弗洛伊德认为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

其实，恐怖也未尝不是件好事，它能让我们有所收敛、有所

避讳、有所敬畏……

行走在生活这条路上，你会在一个地方告别一个伙伴，在另一个地方掩埋一位朋友，又或许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你伤害过一个人，那人循环往复地出现在你的梦里，让你无法摆脱。

苏檀梦里的只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，瘦瘦的小脸，稀疏发黄的头发，两只眼睛却死死地瞪着他。那孩子眼珠向上翻起，露出了大量的眼白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竟看不出是微笑还是嘲讽。

令苏檀胆寒的是那双眼睛——无助、凄凉、诡异，根本不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眼神。很快，那孩子的脸变得越来越没了血色，越来越不清晰，就像褪了色的彩色照片。一阵阴风袭来，那孩子的皮肉随风而飘远，剩下的只是一具白森森的布满空洞的脸……

苏檀再一次被噩梦惊醒。

嘀嗒，嘀嗒，嘀嗒……

夜阑人静，苏檀独自一人谛听着钟表在冷漠不停地摆动，不禁毛骨悚然……

起身走下床，拧开水龙头，接了些清水拍在脸上，让清水在脸上任意地流。抬起头望向镜子，从那面发黄的镜子里面，苏檀看见了一张清瘦而又疲惫的脸。

如果像我想象的那样，苏檀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，他将和我一起来讲述这个恐怖而不可思议的故事。

有个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人应该像对待旅行一样生活。而我要说：生活中所有的恐怖都是你在这崎岖的人生旅途中将要面临的事情。

没办法，就姑且放手面对吧！



第一章 记忆深处的那个地方

窗外，一道道闪电的光束越来越宽阔，似乎竭力想更深地窥探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。天无可奈何地暗了，震耳欲聋的雷声也更加顽固地滚滚而来。

7月末的天气总是变幻难测。

窗外，一道道闪电的光束越来越宽阔，似乎竭力想更深地窥探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。天无可奈何地暗了，震耳欲聋的雷声也更加顽固地滚滚而来。

苏檀倚靠在打开的窗子旁，贪婪地呼吸着大雨即将来临时，那还算凉爽的风。下雨了，雨点噼里啪啦地拍打在玻璃窗上，同时也溅湿了他的脸。

毛巾是新的，上面还漂浮着淡淡的消毒液的气味。苏檀用它

擦了擦脸，然后放在桌边，顺手打开了台灯。那是一只古老的台灯，白色的塑料罩子已经氧化成土黄色，台灯的光清清冷冷，照得狭小的房间变得空旷。

灯光下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苏檀一个人。这所小一居是今天下午刚刚租下的，房子对于他来说依旧很陌生。

这是一幢20世纪80年代建的大板楼，因为远离马路而偏僻，所以一直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，如今看起来比实际的楼龄要老得多，就如同一个从没有精心保养的女人，过早地显出了衰老之态。

不过这些对于苏檀来说都不是缺点，他唯一关注的就是价钱一定要便宜。

桌上摆着一叠报纸，是今天早上买的《求职报》。他开始翻动报纸，想尽快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。

窗外已经大雨瓢泼，雨声掩盖了翻阅报纸的哗啦声。

有那么一刻，他停下来，朝镜子瞟了一眼，镜子黑乎乎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要朝镜子看一眼，也许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。

把视线重新移到报纸上面，他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不对——镜子里面空无一物，好像没有映射出自己的影子。于是他站起来凑近镜子，光线太暗了，他只看见了长发包裹着的一张青白的脸。

苏檀并没有感到恐惧，因为这就是自己的那张脸，只不过在清冷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有些苍白。

甩了甩长长的头发，用皮筋把头发束起来，他重新拿起报纸。可是接下来，他的心神就不再踏实了。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盒烟，里面只有孤零零的一支香烟在一个角落里躺着。他掏出那支烟，狠狠地把烟盒压扁，扔到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。

吸进肺里的烟雾使他镇定许多，不过，报纸上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再也进入不了他的大脑，却变成了一个个突兀的象形符号。他看到了一个“家”字，马上便联想到了自己。

苏檀已经快三十岁了，从毕业那天起他就为了生存而奔波。像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有了的东西他都没有，比如房子、车子、老婆、孩子，以及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。如今的苏檀一无所有，他甚至不敢给家里打电话，害怕对家人提起自己的处境。

有时暗暗地想，自己只不过是想要生活得好一点儿，难道这个要求过分吗？他只能经常劝解自己，什么事都不能怪别人，出问题的只是自己。

小时候生活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，他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，那时的苏檀风光无限，寄托着父母甚至全村人的希望踏入大学的校门。他怀揣着梦想，憧憬着以后的有所作为。

可是，很快四年就过去了，有人说大学毕业就是梦想的终结，当他提着行李走出学院大门的时候，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陌生，自己的追求是那么的遥不可及。

老旧的吊扇在屋顶上独自旋转着，发出单调的吱吱声。

天津这个城市对于苏檀来说既熟悉又陌生，因为大学四年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当时他在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读书。

大学生活应该是美好的——美丽的校园，青涩的爱情，可惜这些都与他的生活无缘，在那四年中，苏檀感到最多的就是孤独，甚至孤独得有些无奈。

说起大学的生活，有一段时间最困惑、最迷茫。

说它困惑是因为那段时间苏檀好像是人间蒸发了，说它迷茫是因为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，然而周围的人却好像都对他特意隐瞒着什么。这样一来，大脑就强迫自己把那段可疑的经历牢牢地锁定在脑海中。可怕的是，那段记忆对他来说居然是一段空白。

可以设想一下，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或是某个瞬间，是你一生中最难忘的，比如考上大学，或第一次爱上了某一个人，这些当然不会轻易忘记。

如果有这么一段记忆，它深深地潜伏在你的脑海深处，而你

却不知道那段记忆是什么，更不知道如何开启那段记忆。就好比电脑硬盘里本来还有一些空间，可是不能占用它，想把它删除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文件。或许根本就什么也没有，可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，更别说这恐怖的空白存在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脑袋里，那肯定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
提到那段空白，苏檀就不由自主地紧张、恐惧。因为那些日子太诡异了，诡异得有些近乎荒诞。

那是个多雨的暑假，苏檀还是大三的学生，他没有回老家，因为认识了一个名叫李奎的画商。一次画展上，二人一见如故并且聊得很投机，李奎看到苏檀的作品非常喜欢，于是两人打算一起合作。

合作很简单，就是苏檀画画，然后在李奎的画廊里展览、推销。虽然目前他的润笔费不高，但这有利于年轻画家提高知名度，也是件难得的好事情。苏檀很高兴，决定暑假不回老家了，就留在天津画上两个月的画。

日子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着。对于苏檀来说，这就是那段记忆空白的开始。

直到有一天，苏檀睁开眼睛，第一眼看见的是班长邵朋鸟。邵朋鸟很兴奋，他一边扶着苏檀坐起来，一边大叫大嚷着：“我的乖，终于醒了！”

苏檀也从这一刻开始恢复了记忆。

头像混凝土一样沉，他环视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医院里。他感到恐惧，于是紧紧抓住邵朋鸟的肩膀，问道：“班长，我怎么会躺在这儿？我怎么了啊？”

邵朋鸟脸色突然一变，只是敷衍地笑了笑。

医生听见喊声走了进来，问道：“二十一床醒了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如果没有，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。”

就这样，苏檀迷迷糊糊地出院了。回到教室，看到了很多同

学，才发觉现在居然已经开学了。

邵朋鸟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问道：“苏檀，你没事了吧。你放心，你的医药费都付清了，是咱们班的同学和系里的老师凑的，这下你不用担心了。”

没等邵朋鸟说完，苏檀突然问道：“班长，我究竟得了什么病？怎么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？”

邵朋鸟疑惑地看了看苏檀，不解地问：“你真的不记得了？我的乖！其实，其实呢，你没什么大病，你不要害怕。”

这样草率的回答当然不能令任何人信服，在苏檀的不断追问下，得到的答案却更加匪夷所思。邵朋鸟说他是得了阑尾炎，起初医生准备给他开刀，后来保守治疗，输了几天的点滴，居然好了。

这听起来是件很幸运的事，毕竟小手术也是手术，开刀总是不好的。可只有苏檀心里知道，他的阑尾已经在十九岁那年就切除了。

苏檀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这才发现烟蒂几乎燃到自己的手指，他忙把烟头丢到地上，抬起双手用力地搓着脸颊，仿佛这样才能把回忆和现实分割开来。

外面的雨小了很多，他叹了口气，疲惫地坐在床上。太累了，在火车上坐了十几个小时才来到天津，又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仓促地租了这间房子，一颗悬着的心这才安定下来。躺下歇会儿吧，他放松地朝后仰靠在床上，后背的骨头都咯咯作响。

闭上了眼睛，昏昏沉沉地不知在思索着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想，他渐渐觉得四周很静，很静。咦！似乎不应该这么静的，然而又仿佛听到了什么。

苏檀翻了一个身，竖起耳朵，试图寻找着那声音的来源。当他聚精会神听的时候，可又什么都听不到了。突然，那声音大了起来，由细弱变得粗重。

不对，那声音不是大了，而是近了。苏檀的脊背一阵发凉，这是一种什么声音，难道是……呼吸声。

那急促的呼吸声越来越近，自己耳朵上的汗毛都被那呼出的气息吹倒了。沉默不下去了，他一下子坐起来，举目四望，周围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。

一定是太累了，苏檀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刚要重新躺下，就在这时，一阵“当！当！当！”的声音传来，那是一下、一下、一下的敲门声。

苏檀跳下床，一边分辨着声音的来源，一边朝房门走去。

当！当！当！声音还在继续着，不急不缓地继续着。他试探着把头靠在门上，不对啊！这声音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近，确切地说不是有人在外面敲门，而是从更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也许是有人敲别人家的门，是自己过于紧张了。他呼出一口气，镇定了一下，刚要转身离开，那一下、一下、一下的敲门声又清晰地出现了。他咬咬牙屏住呼吸，恐怖已然转为愤怒，伸手紧紧地握住门把手，猛地拉开了那扇门。

外面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但是无疑又存在着一些什么。苏檀看不见，必须走出去，走到漆黑的世界里。于是，他不得不迈出了左脚。这并不是因好奇而变得勇敢，而是一种不可察觉的力量在推动他、怂恿他，令他无法控制。

苏檀的右脚也离开了那扇门，一双脚都踩在了门外的那片潮湿的水泥地上。

那一下、一下、一下的敲门声又恍惚出现了。他扶着楼梯扶手走下去，一步，一步，一步，好像呼应着那遥远的声音——当！当！当！

苏檀走出了楼门。

那个地方，一个似乎存在着什么，而什么也看不清楚的地方。现在，天又黑了，天空上挂着一个冷冰冰的似乎并不友好的月亮。月光白惨惨的，前面应该有个路灯，灯罩下的光并不比月

光亮多少，一条黑乎乎的小路，像谜一样崎岖。路面坑坑洼洼、断断续续，被两旁的残垣断壁挤得有些透不过气来。

这是一条被遗弃的老路，可能是因为拆迁的原因，很长时间没有活人经过了。这是一片荒凉之地，新搬来的人，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。

荒草中的残墙，在惨白的月光下，像一具正在慢慢腐烂的尸体，它们已经寿终正寝，只是在一点点地消失。而目前，它白惨惨的骨架还残留着，它们像饥饿很久的怪物，等待着什么。

四周静悄悄的令人望而生畏。不知道什么动物在草丛里面低低地咳嗽着，什么动物在梦中嘀咕，还有什么动物在打哈欠……而苏檀却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你不用怕，因为你不在那个恐怖的地方，你只是坐在家，客厅里拥有一张松软的沙发，而你正悠闲地坐在沙发里阅读着。

其实我也不在那里，我只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场景，那里没有别人，只有倒霉的苏檀。

黑夜是如此漫长，肯定要发生点儿什么。

苏檀走到路灯下面，缓缓地抬起头，希望那苍白的灯光能给自己一些力量。可是四周死气沉沉，厚厚的空气阴冷地压在了他的脸上。遥远的天空似乎有滚滚雷声，雷声隐隐，就像一个孩子在梦魇。

等了很久，雨还是没有下来，整个世界都好像在等待什么。苏檀不知不觉地看向一个地方，好像是无意识做出的下意识动作，又或许是特意而为之。没错，那地方的确应该有着什么东西。

他必须走过去，随着苏檀的脚步，那地方一点一点地接近了。低头往下看，那是个方方正正、很薄、白白的有些耀眼的东西。他俯下身，伸出一根手指，接着又伸出第二根，用两根手指